

全華叢書



全華策書



某釁逆餘喘遂經除祥荼毒殊鮮生意今歲以韓丈
來此舊相聚士子頗多恐其間或有門戶訴謁之類
自正初一例謝遣掩關蕭然無復他事但與有志肯
爲學者數人過從遂得專意讀書入細點檢欠闕鹵
莽處甚多向來悠悠真是爲己不切耳然既往者追
計何益繼自今當勉自鞭策庶幾日用間不至虛過
惟望時賜箴警乃幸比看胡文定春秋傳多拈出禮
運天下爲公意思蜡賓之歎自昔前輩共疑之以爲
非孔子語蓋不獨親其親子而以堯舜禹湯爲

小康真是老聃墨氏之論胡氏乃屢言春秋有意於天下爲公之世此乃綱領本源不容有差不知嘗致思否

某祥祭又復改月追慕荼毒無復生意數日前攜受之及兩舍弟過墳旁十數里至小菴中在瀑泉之下山水雄峻人跡罕到耳目清淨殊可緝閱也自春初謝遣生徒應接旣簡遂得專意讀書亦漸似靠實但相遠未得質正咨請爲恨耳所諭致知克己不可偏甚善前此多見友朋每校量義理而於踐履處少點

檢故發衷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諭乃完粹耳吳林
老之說就解論語上看則有味原其所發則渠平生
坐在記誦考究處故凡見何必讀書之類辨之必力
其發亦自偏也揀擇時文雜文之類向者特爲舉子
輩課試計耳如去冬再擇四十篇正是見作舉業者
明白則少曲折輕快則欠典重故各舉其一使之類
爲耳亦別無深意今思稽其所弊誠爲至論此等文
字自是以往決不復再拈出非特認其出而已也禮
運誠是展轉附益之差但胡氏以此爲綱領則可疑

耳學記中庸集解及它石刻皆領學記所論甚正但序述縣尹語言微似過重若深造自得等語雖曰文字之常然聞石子重乃篤志於學者吾人分上所以相期政當損飾就實耳大抵論義理談治道闢異端則不當有一毫回避屈撓至於說自己及著實朋友只當一味斂縮時義與工夫皆當然也集解序引指出高奇等弊極有益但李翱似不足言而袁公問政以下六章雖載在家語皆同時問答之言然安知非子思裁取之以備中庸之義乎有未然處望見教

某荼毒不死遂經吉祭摧傷之餘形神可想初擬少
定丐祠今猶復宿畱也雖生業甚尠然比來伏臘調
度損之又損所求於世者益寡若得免與之相聞則
大善耳塊處爲學殊無進益差自慰者亶亶向學之
意頗似勝前而日用間甚知難亦卻不至疑沮自此
庶幾箴誨不爲虛辱游從間亦有三數人志尙資稟
甚可望政坐謫薄無以發之用力於平易明白而時
警策之古法政如此講論之際不敢不推此意也外
書淵源錄亦稍稍裒集得數十條但永嘉文字殊未

至亦屢督之矣弟子職女戒溫公居家儀甚有補於世教往在嚴陵刊閫範亦是此意但不若此書之徑直所惠兩帙皆弟子職而女戒都未之領不知亦有刪削否如和叔妹章句語蓋多有病也

竊承遜牘再上竟遂奉祠之請雖易退之風足以興起薄俗然善類爲國長慮者蓋莫不憮然自失也某屏居方幸藏拙諸公竟不見置眞所謂舍蘇合而取蜚蜨之轉者但反覆思維終不可解之說不免一往供職往者臨安兩年遇事接物或躁率妄發而失於

不思或委曲求濟而失於不恒大抵誠意淺薄將以
動人悟物而手忙腳亂出位踰節處甚多憂患以來
雖知稍自懲艾而工夫緩慢向來病痛猶十存四五
今復遽從事役夙夜自懼未知所措素荷愛予教誨
之厚敢望痛加砭治以警發不逮至望至望受之相
處累年深愧無所裨益某既往臨安隨分有職事恐
講論疎濶故不欲攜行只今遷過叔度書院不知令
且歸侍旁唯復尙畱發一聽裁處也某近嘗到會稽
李伯諫數次聚話祖述李周翰之說不敢復回其所

攻排伊洛諸說亦皆初無可疑者自是渠考之不詳耳報狀中見辭免文字藹然甚得告君之體聞上意甚倦倦且欲除職卻是諸公不承領兩日後復將上則令少緩當時此命若下雖無可受之義但人主尊向賢者蓋盛德事情乎不使天下聞之耳名高責深重之主眷此地位正未易居惟覬深圖所以進德修業慰答上下之望某旦夕爲之官計度郊前可到輦下迫行作此畱叔度處附達他未暇及

某到都輦已將兩旬一番酬酢初定但徽錄已逼進

書而其間當整頓處甚多自此卽屏置他事專意料理所幸院長及同僚皆無齟齬但期限極迫纔能訂正其是非不至倒置而已其它繁蕪舛誤皆力所不及也諸公蓋有區區之意隨事補益亦時有之第於清原正本處欠工夫故每每倍費曲折而左枝右梧之不暇耳受之前書已嘗拜稟不知且畱叔度處及舍弟處或令歸侍旁惟所裁處也深居玩養想日益精遂有可發藥望時賜誨示

某供職亦旣踰月以史事期限迫促殊無少暇他亦

不足言者中間受之之歸聞以尊嬭屬疾其行頗速
後來詢訪自建寧至者多云疾勢不輕方作書問范
伯崇區區不能無憂不知已有退證否前此便中辱
書賜非忠告之深何以及此某自抵此於當途諸公
無所親疏蓋鄙見偶與來教所慮政合目前善類單
寡若又揀退恐益孤危耳今因黃丞行略此附拜起
居未繇會晤敢乞厚爲斯文護重

歲時黃仲本行旣上狀矣是時雖聞尊嬭音問不佳
而未得的報故不敢拜慰近舍弟轉致誨字乃知所

傳不虛累日悵快不能自釋也示諭明白勁正誠中
近歲諸人之病蓋所謂委曲將護者其實夾雜患失
之病豈能有所孚格到此兩月此等議論盈耳塞胸
忽聞至論心自洗然爲之開明也某輪對初謂在三
四月間近乃知所謂闔門舍人亦輪對班序在下如
此則須迤邐至五六月也鄭自明遷小著亦可見主
意未嘗以狂直爲忤第人自不肯展盡耳陳君舉已
到官近來議論卻簡徑無向來崎嶇周遮氣象甚可
喜也

某官次粗遣自前月進書後頗有暇日館中無事亦可隨分讀書但浮沈眾中無能短長每自愧耳對班猶在七八月之間雖不敢不自竭政慮淺薄無以動寤耳有可儆飭者因便毋惜疏示幸甚見應仲說比來復有族婣之喪亦費料理而孺人葬地猶有所未定今莫皆就緒否人事書問之類亦莫有可簡省者否精神氣力稟賦要有限不可不厚爲此道保惜也匆匆作此轉託張元善轉致其遲速未可知故所欲言者不能詳布

某到官行且半載雖職守所及不敢不勉然不過區區綴輯簡牘外此無所關預低徊隨眾殊以自愧對班猶在兩三月後有可警誨者毋惜詳悉批示不勝願望尊嫂想已得地不知安厝有日否陰陽家說要不足信但得深密處足矣日來書問人事亦少簡否悼亡之後氣血豈無耗損聞尙茹蔬此殊非便切須稍肉食以自輔養也

史丞相來日渡江將迎又一番擾擾也日來可與晤語者益少蓋在此風俗中立腳不牢者往往波

蕩僅餘三數人又皆力弱不足爲軒輊耳

某官次粗遣無足言者對班不出數十日間愚慮之所及者敢不展盡政慮誠意淺薄無以感動耳回互覆藏徒爲崎嶇決無所益此病久已知之矣史事以文籍不備闕遺處極多但是非邪正所繫不敢草草也李儀曹所論文格竟爲羣議所屈大抵習俗移人之深每事扞格類如此殊可歎也葬地已有定卜安厝莫須有期莫若隨分蚤了爲善近事邸報中當得之章辰州歸偶值政有一番出入奔走無少暇略此

附承起居它所以時厚爲斯文護重

某冗食三館比又冒著作之命益重愧畏鉛槧事業
雖粗不廢但此外無一毫補益耳日來善士間有一
二還班列進對者亦時聞昌言但力微質弱終莫能
有所軒輊此憂國者之所深慮也桂林以其子病甚
殆力請去遂得湖漕遂可出嶺亦是一事劉子澄近
喪其兄甚可念亦嘗通問否聞清湍度夏想爲况甚
適但或者傳著述探索過苦要須放令閒暇從容爲
善劉涓叟舊從二陸學今釋褐還鄉專往求教敢望